

## 從嘉靖定本到万曆新本

——以熊大木和英烈·忠義為端緒——

大塚秀高

以平話為書名的「小說」有兩種。一種是宋末元初刊本之『新編五代史平話』，一種是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所刊行之「全相平話五種」。它們在版式和史觀表現方面各有特色。前者好像比較尊重民族的血統，而後者却似乎更尊重王朝的正統——這在其代表作『三国志平話』中猶為明顯。明代成書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也可看出跟『三国志平話』同樣的史觀。依我所見，早在『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成書之前已應該有「殘唐平話」。『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基本保持了它的史觀，而『新編五代史平話』則是根拠史書改編而成的。

『新編五代史平話』之創作改變是單獨而先行的。但到了明代嘉靖年間，却掀起改編講史章回小說的高潮。比如熊大木編纂的現存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和『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都由楊氏清白堂·清江堂出版。已佚而曾經存在的熊大木編纂的，除上述兩種外，還有『列國志傳』『全漢志傳』『南北宋志傳』。這些作品，據我所知，都是嘉靖後半由楊氏兩清堂刊行，而万曆年間，在南京由周氏万卷樓（仁壽堂）·大業堂和唐氏世德堂，附上上元王少淮寫像相繼刊行，在福建由余氏三台館以上圖下文形式刊行出版。在這不但時期而且地點也不同的三次出版中，熊大木編纂的本子（嘉靖定本）所用的分則形式漸次變化，以至誕生了新的分回形式本子即万曆新本。

根拠版本和挿圖之畫工來判斷，可以認定和上述五種講史章回小說同樣『東西晉志傳通俗演義』也早已有嘉靖定本，只不過現在佚失罷了。拠上元王少淮寫像

的插圖來看，『英烈伝』之余君召三台館刊本，恐怕是南京出版的。它的南京齊府原板也有可能為嘉靖定本。

熊大木不但拋史書來改變旧本（原本）小說（恐怕是平話或者平話系統的本子）的荒誕無稽，而且記下他改變的根拠等。這由嘉靖定本（及其系統之版本）中常々發現「旧本○○」「小説○○」等註記可以得到說明。嘉靖定本之中還有附上彩繪圖之內府抄本。內府除了以抄本形式向皇帝・皇后等提供娛樂外，還以刊本形式向一般讀者提供閱讀講史章回小說的方便。但培養忠義・英烈等封建思想則是其真正的目的之所在。這從忠義・英烈的詞匯出現在書名上可以得到說明。

我想，在推動小說生成的歷史上郭勛之存在很重要，而嘉靖定本之出現和郭勛之所作密接相關。特別是把小說創作作為到達某種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的作為更是引人注目。拋『皇明從信錄』所註，郭勛為他的五世祖郭英写了『国朝英烈記』。這『国朝英烈記』和南京齊府本『英烈伝』相当有關係。也正是受到郭勛的創作意圖的影響纔誕生了武定板『三国通俗演義』和『水滸伝』。